



全真學案(第一輯)

張廣保 主編

丘處機學案

QIUCHUJIXUEAN

郭 武 著



齊魯書社



全真學案(第一輯)
張廣保 主編

丘處機學案

郭 武 著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丘處機學案 / 郭武著. —濟南：齊魯書社，2011.9
ISBN 978-7-5333-2524-4

I. ①丘… II. ①郭… III. ①丘處機 (1148 ~ 1227) - 評傳②道教-文集 IV. ①B959.92②B958 - 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75952 號

丘處機學案

郭 武 著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lss. com. cn

電子郵箱 qlss@ sdpress. com. cn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刷廠

開 本 880 × 1230 / 32

印 張 14.75

插 頁 3

字 數 383 千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524-4

定 價 46.00 圓



郭武 1966年出生於雲南，198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學專業，1991年畢業於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2002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哲學博士。現為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985工程”宗教與社會研究創新基地學術帶頭人，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四川省學術帶頭人，兼任中國“老子道學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香港道教學院學術顧問、客座教授，《弘道》季刊主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2007～2008年度訪問學者，芝加哥大學宗教研究中心2008～2009年度訪問學者，牛津大學中國研究所2009～2010年度高級研究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道教歷史與道教思想。迄今共出版專著4部、合著6部，發表學術論文130餘篇，主持或參與10餘項國家、省部級科研項目，代表作品有《全真道祖王重陽傳》（香港：中華書局，2001年）、《〈淨明忠孝全書〉研究——以宋元社會為背景的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等。

《全真學案》編委會

名譽主編 麥子飛

名譽副主編（以姓氏筆畫爲序）

何多樑 周和來 林志堅 莫小賢

梁發 黃健榮 葉長清 趙淑儀

趙球大

主編 張廣保

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尹志華 何建明 李大華 李永明

郭武強 显 章偉文 趙衛東

劉仲宇 劉煥玲 盧國龍 廊國強



總序

金代中期，王轟（道號重陽子）在中國北方創立了一種有別於傳統道教的新道教——全真教。全真教以三教合一為宗，以性命雙修、功行並重為修煉門徑，汲取禪宗的心性理論、修行方式等諸多因素，對傳統道教從教義、戒律，到宮觀組織、修行方式，以及終極超越境界等方面都進行全面革新，並在元以後分領道教的半壁江山，與正一教並立為二，最終形成明以後全真、正一雙峰對峙的道教宗派新格局。這就打破了此前道教史上靈寶、上清、正一等三足鼎立的舊格局。

在全真教的發展歷史中，金末元初是教門發展的關鍵時期。它不僅確立了全真教在道教中牢不可破的重要地位，而且對整個中國社會、歷史的走嚮也引發了極為深遠的震蕩。開闢全真教這一發展新局面的關鍵人物就是全真掌教丘處機。正是丘處機以年踰古稀之齡萬里西行，覲見“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及隨之而來的雪山論道、一言止殺，使得全真教獲得蒙古皇室的尊崇，從而走出道教，與當時的漢地世侯一道，擔當起在金末重建業已解體的中國社



丘處機學案

會,以及教化民衆、化導殺心等重要社會、文化功能。從歷史看,道教在中國社會中的這種作用,在整個道教史中都不多見。因此丘處機與成吉思汗的相遇,不僅是一個對道教具有重大影響的事件,而且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具有深遠意義的重大事件。因此,無論從道教發展史還是從中國歷史的角度,全真教都的確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對於全真教的全面研究,中國方面如果從清光緒年間陳教友的《長春道教源流》算起,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歷史。其間,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陳垣又撰作《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這些都堪稱全真教研究的奠基之作。然而,上述研究仍然處於草創階段。董理史實、考訂材料是這一時期的主要成就。稍後,日本學者如窟德忠、吉岡義豐、蜂屋邦夫等人也就全真教的教史及思想等一系列問題展開全面研究,推動這一領域的進一步發展。這說明對全真教的研究很早就具有跨越國界的特性。

在中國,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之後,尤其是進入八九十年代,學界開始從不同角度重新審視全真教,這一階段的研究呈現多視角、問題意識濃厚等特徵,歷史學、宗教學、哲學等各學科的學者都介入全真教的研究。尤其是隸屬全真派的香港青松觀,組織了幾次全真教國際學術研討會,直接推動了這一領域研究的進展。這些研究中,有的從道教史的角度,探討全真教史及其與傳統道教的關係;有的從歷史的角度,考察全真教在金元易代之際,救世濟人、維護中原文化的諸種活動;還有的從心性角度、從哲學宗教角度考察全真教心性哲學的特色,及其與禪宗、理學心性理論的互動關係。尤其是此期對明清全真教的研究也是此前未曾涉及的。此間出現了一大批研究全真道的中青年學者,限於篇幅,在此不一一列舉。中國本土全真教研究越來越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成為這



一領域研究的主戰場。這些都是幾十年來全真教研究取得的新進展。在此，特別要提及的是，八十年代陳垣先生編纂的《道家金石略》一書的出版，為這一時期全真教研究全面利用金石碑銘材料奠定基礎；前幾年王宗昱又編輯《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編》；最近趙衛東在香港青松觀的支持下，又編輯《山東道教碑刻集》。相信隨着新材料的整理出版，還將進一步推動全真教的研究。此外近幾年來西方道教學者也表現出對全真教研究的濃厚興趣。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意大利學者莫尼卡 (Monica Esposito) 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時，就曾經以清代龍門派為題撰寫博士學位論文。進入二十一世紀，美國《中國宗教研究》於 2001 年由法國學者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美國學者康豹 (Paul R. Katz) 共同組織的有關全真教的專題，集中圍繞全真教的宗教認同的形成及早期教團的修行生活這一主題，進行個案的、歷史的研究。近幾年法國學者高萬桑、美國學者劉迅對清代全真教與民間社會的研究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也同時說明全真教的研究已超越國界，越來越成為一個國際性的研究領域，受到各國學者的共同關注。此外，2007 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召開的“現代中國社會文化中的全真教”學術研討會，更是中外學者取長補短、通力合作的典範。相信在中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對於全真教這一古老而又充滿生機的宗教之研究必將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正是為了推動學術界對於全真教的研究，香港青松觀在董事局的領導下聯合海內外從事道教研究的學者，在齊魯書社的支持下，編輯出版這套《全真學案》。《學案》的初始規劃始於 2005 年，鄺國強、盧國龍、李永明最先參與規劃的制訂及實施。2008 年又由香港青松觀組織，在深圳大學專門召開專題討論會，對《全真學案》

丘處機學案

的第一批稿件進行了討論，與會學者還就《學案》的體例、《學案》所涉全真高道的思想及歷史評價等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見。這無疑對於各位參與《學案》編撰的學者進一步完善編撰工作，有着很強的推動作用。此外，香港道教學院陳煜先生為《全真學案》第一輯做了認真的校對，在此特致謝意！

在此需要說明，《全真學案》的編纂體例與中國傳統的“學案類”著述例如《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有所不同，因為我們採取了叢書的形式，而不是將《學案》所涉各位傳主像上述兩種著述一樣都融入一個整體。這是因為全真教自創教之時的金代算起，至今已經歷差不多 850 年的歷史發展，若想把這一漫長歷史時期各不同發展階段全真高道的生平、思想融為一體，事實上依據現階段的研究還很難做到。不過傳統學案所蘊含的核心元素，例如生平、思想評介、原著摘要及校勘等，在這套《全真學案》中都有所繼承。除此之外，我們還為《學案》所涉各位傳主編輯年譜，並且附錄歷代研究文獻目錄。我們希望這套《全真學案》的編輯出版有助於國內外學者及道教愛好者進一步深入地瞭解全真教。

第一輯《全真學案》包括：《馬丹陽學案》、《譚處端學案》、《劉處玄學案》、《丘處機學案》、《王玉陽學案》、《郝大通學案》、《尹志平學案》、《李道純學案》、《劉一明學案》、《王常月學案》、《陳致虛學案》等十一部。以後我們還將繼續第二輯的編撰，力圖使這套《全真學案》儘可能全面地囊括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全真高道。這些後續工作，還希望道教界同仁鼎力襄助！

張廣保

2009 年 12 月 18 日



目 錄

總序	1
丘處機評傳	1
人道與修行	1
濟世與度人	22
著述與思想	56
法嗣與支流	89
丘處機年譜	129
丘處機著述輯錄	152
《磻溪集》	153
《長春真人西遊記》	246
《玄風慶會錄》附《西遊錄》卷下	292
《大丹直指》附《丘祖秘傳大丹直指》	305
《攝生消息論》	343
丘處機著述輯佚	352
《鳴鶴餘音》節錄	352



丘處機學案

《清和真人北遊語錄》節錄	374
《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節錄	382
《長春真人規榜》	384
《長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書》	385
《陳情表》	390
《學仙記》	391
《邱祖語錄》附《證道篇》	393
《邱祖訓文》	408
丘處機佚散詩詞	410
參考文獻	417
附錄：有關丘處機研究之成果目錄	427



丘處機評傳

入道與修行

丘處機俗名丘哥，於金熙宗皇統八年（1148）正月十九日誕生在山東登州棲霞縣濱都里（今山東省棲霞市）的一戶普通人家^①。據道書記載，丘哥誕生當日，他的家中曾“瑞氣充庭，祥光映室”^②，預示了這箇新來到世間的生命將不同於常人。丘哥幼而聰敏，相

① 關於丘處機的家世，史書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為《金蓮正宗記》、《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等道書的“家世棲霞，最為名族”或“世為顯姓”說，二為元陶宗儀《輟耕錄》的“祖父業農，世稱善門”說。但若從《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曾說“有登州棲霞縣丘哥者，幼亡父母，未嘗讀書，來禮真人（王重陽），使掌文翰，自後日記千餘字，亦善吟詠”來看，《輟耕錄》的“業農”說似為切實。又從丘處機《磻溪集》卷五《滿庭芳》詞自述“幼稚拋家，孤貧樂道”，並言“余因求道，西留關中十五餘年，聞鄉中善士為葬先考妣，不勝感激”來看，《輥耕錄》的“善門”說也較為切實。另據《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說，丘哥並非“幼亡父母”，而是“母孫氏早亡，父娶繼室，怙恃之”。

②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棲霞分瑞》，元大德九年（1305）重刊本，見日本《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第七卷（東京：八木書店影印，昭和五十六年[1981]）。

貌不凡，“眉宇閑曠，舉措詳雅”，有善相者見之，預言他將來“必爲帝王師”^①，又說他“當爲神仙宗伯，非流俗品格也”^②。這些記載和預言，或許有後人添加附會的色彩，不過，從後來丘處機一生之能有大功於民、捍大患於世來看，丘哥之稟有異質、非同凡人，應該屬於真實之事。

丘哥出生的時代，正值宋、金交戰之際，中國境內戰爭連綿、民不聊生。當時宋朝皇帝徽宗趙佶、欽宗趙桓已被金人擄為囚徒，北方土地也多為金人佔領，而高宗趙構則逃往南方建立新都，史稱“南宋”。丘哥生長的山東，在經歷了戰火紛飛、生靈塗炭後，又遭金朝統治者的橫徵暴斂及民族歧視，加上時常發生的自然災害，更令當地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以致時常有百姓揭竿而起、反抗金廷^③。在這樣的環境中，年輕的丘哥似乎早就厭倦了人間的苦難、看破了世事的虛幻，據道書言，他年未弱冠即酷慕玄風，“非長生久視之說不道也，非驂鸞跨鳳之語不詠也”^④。到了十九歲時（1166），丘哥毅然離家，來到了崑嵛山修道求仙，意在躲避紅塵的

①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道藏》本（北京：文物出版社等，1988年）。

② 《長春大宗師玄風慶會圖說文》卷一《棲霞分瑞》。

③ 金人於靖康年間滅北宋後，曾於天會五年（1127）扶持北宋舊臣張邦昌在中國北方建立傀儡政權，國號“大楚”，但大楚政權不久即垮臺。天會八年（1130），金人又扶持宋朝叛臣劉豫建立“大齊”傀儡政權，統治山東、河南、河北等地，至天會十五年（1137）廢之。這些傀儡政權及金人在統治中國北方時，曾在北方地區橫徵暴斂，且下令統治區內的漢人改著金人服飾，故激起了中國北方廣大漢族百姓的反抗，當時山東著名的“義軍”首領有張榮、耿京、楊安兒、劉二祖、李全、彭義斌等。詳請參閱李錫厚、白濱：《遼金西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5～285頁。

④ 《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丘真人》。



囂擾、尋求生命的永恆。

崑嵛山又名根餘山，在今山東省牟平、文登、乳山交界處，被稱為“海上諸山之祖”，相傳古代曾有王玄甫、麻姑等神仙在此棲息，宋金時期又有李無夢、唐四仙姑等異人在此修道。據《登州府志》記載，“唐四仙姑”曾隱修於崑嵛山北峰姑餘山，丘哥曾聞其名而往問修行之要，道姑却謝絕說：“汝毋吾問，異人從西不久而至，乃汝師也。”^①這箇說法，或許也是出於後人的附會，但丘哥在十九歲時即已進入道門、追求成仙却是事實，如他曾有《堅志》詩自述修道經歷：“吾之向道極心堅，佩服丹經自早年。遁跡巖阿方十九，飄蓬地里越三千。無情不作鄉中夢，有志須爲物外仙。假使福輕魔障重，挨排功到必周全。”^②

唐四仙姑所說的這位西來“異人”，就是全真道的創始人王重陽。王重陽本名中孚，字允卿，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於陝西咸陽大魏村，早年“修進士舉業”，後曾“捐文場，應武舉”，試圖在仕途上有所作爲，但最終却“天遺文武之進兩無成焉”^③。金海陵王正隆四年（1159），四十八歲的王中孚終於看破紅塵，喟然歎曰：“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動心，吾今已過之矣，尚且吞腥啄腐，紓紫懷金，不亦太愚之甚乎！”^④於是，便辭官解印，黜妻屏子，佯裝瘋狂，走上了宗教之路。同年六月，自稱“害風”（關中一帶人們對瘋子的稱呼）的王中孚在陝西甘河鎮遇兩位“異人”授予修真口訣，並得贈名爲轟，字知明，號重陽子；傳授完口訣

① 光緒《登州府志》卷六十五《寓真資化順道真人唐四仙姑祠堂碑》。

② 《磻溪集》卷一《堅志》，《道藏》本。

③ 《甘水仙源錄》卷一《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道藏》本。

④ 《金蓮正宗記》卷二《重陽王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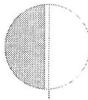
丘處機學案

後，兩位異人指著東方問王重陽看到了什麼，王重陽說：“見七朵金蓮結子。”兩位異人笑道：“豈止如是而已，將有萬朵玉蓮芳矣！”^①正隆五年（1160），王重陽又遇到一位道人授予“秘語五篇”，並得告語：“速往東海，丘劉譚中有一俊馬，可以擒之。”^②之後，大徹大悟的王重陽來到南時村作穴而居，並將此穴稱為“活死人墓”，又在墓上插了一塊寫有“王害風靈位”字樣的紙牌，意在引人注目。在南時村的“活死人墓”中修煉了三年（1161～1163）後，王重陽因見甚少有人回應他的行為，故又曾遷至劉蔣村築庵修行。王重陽佯裝瘋狂、行為怪異，不過是試圖吸引人們的注意，進而達到傳教之目的；然而，他多年努力的結果，却祇在當地尋到了和玉蟾、李靈陽、史處厚、嚴處常、劉通微等幾人作為弟子。想起幾年前所遇道人說的“速往東海”一番話，王重陽決定離開陝西而前往山東沿海尋求發展的機會。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四月，他放火燒掉了所居廬庵，然後辭別道友，迤邐東邁，前往山東。當路過洛陽上清宮時，王重陽曾題詩於宮內牆壁上，詩言：“丘譚王風捉馬劉，崑崙頂上打玉毬。你還搬在寰海內，贏得三千八百籌。”^③大定七年（1167）七月，弊衣竹冠的王重陽來到了山東寧海，在當地名儒范明叔家中遇到

① 《金蓮正宗記》卷二《重陽王真人》。

② 《金蓮正宗記》卷二《重陽王真人》。關於王重陽所遇三位異人，後人多以為是鍾離權、呂洞賓和劉海蟾，《重陽全真集》也有詩曰：“漢正陽兮為的祖，唐純陽兮做師父，燕國海蟾兮是叔主。”但是，清陳教友《長春道教源流·王重陽事蹟彙紀》却考王重陽所遇三人並非鍾、呂、劉，並以為：其詩“蓋文王‘我師願學孔子’之謂，非謂親承授受”（《藏外道書》本）。筆者則認為：無論“異人”的真實情況怎樣，王重陽所創全真道在修行方法上繼承了唐末五代的“鍾呂金丹派”之說却是事實，詳請參閱下文。

③ 《金蓮正宗記》卷二《重陽王真人》。



了當地富戶馬從義，並贈其詩曰：“一別終南水竹村，家無兒女亦無孫。三千里外尋知友，引入長生不死門。”^①馬從義因仰慕王重陽而邀其至家中居住，王重陽則將在馬家所居廬庵命名為“全真庵”，正式地打出了“全真”之教的旗幟，史書稱：“全真之名，始於此矣。”^②

事實上，“全真”一詞早在宋金以前即已有之，多用指道家及道教的保全生命本真（如精、氣、神等）之說，如三國時嵇康曾作《幽憤詩》言：“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③東晉葛洪又要求道教信徒“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真虛器，居平味澹”^④。不過，王重陽所倡“全真”却有著很多的革新色彩。這種色彩首先表現在他欲“洗百家流弊”而“全”老子清靜無為學說之“真”，如元代李鼎《大元重修古樓觀宗聖宮記》說：

昔自玄元（老子）、文始（尹喜）契遇於茲，抉先天之機，闢衆妙之門，二經（《道德經》）授受而教行矣。世既下降，傳之者或異，一變而為秦漢之方藥，再變而為魏晉之虛玄，三變而為隋唐之禳禱，其餘曲學小數，不可殫紀，使五千言之玄訓束之高閣，為無用之具矣。金大定初，重陽祖師出焉，以道德性命之學唱為全真，洗百家之流弊，紹千載之絕學。^⑤

不過，王重陽所倡“全真”學說却非老子學說的簡單翻版，而是

① 《重陽全真集》卷二《贈馬鉅》，《道藏》本。

②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一《王嘉》，《道藏》本。

③ 《文選》卷二十三，《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④ 《抱朴子內篇·暢玄》，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本（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⑤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卷上《大元重修古樓觀宗聖宮記》，《道藏》本。

融儒、釋、道三教思想爲一爐，如他在創教時曾聲稱“不主一相，不拘一教”而欲“使四海教風爲一家”^①，不僅勸人誦讀佛教之《般若心經》、道教之《道德經》與《清靜經》，以及儒家之《孝經》，而且凡成立教團組織也“必以三教名之”^②，至於“悟理莫忘三教語”^③之類主張“三教一家”的言論，在《重陽全真集》中更比比皆是。其次，王重陽所倡“全真”之革新色彩，還表現在他欲以新興的“靈魂成仙”信仰取代道教傳統之“肉體成仙”信仰。隋唐以來，道教傳統的以追求肉體不死爲矢的之成仙信仰因難以在現實中兌現而陷入困境，而以精神（靈魂）不朽爲內容的成仙信仰則逐漸流行。王重陽繼承隋唐以來的新興思想，大力主張“靈魂成仙”之說，以爲：“今之人欲永不死而離凡世者，大愚不達道理也。”又聲稱人成仙後“身且寄向人間，神已遊於天上”^④。在這箇意義上講，王重陽所倡“全真”實又爲“全”人體生命之“真”，如范懌在爲《重陽全真集》作《序》時曾詳細闡釋“全真”之旨言：

全真之教大矣哉！謂真者，至純不雜，浩劫常存，一元之始祖，萬殊之大宗也。上古之初，人有純德，性若嬰兒，不牧而自治，不化而自理，其居於自適自得，莫不康寧享壽，與道合其真也。降及後世，人性漸殊，道亡德喪，樸散純離，情酒慾肴蠶於中，愁霜悲火魔於外，性隨情動，情逐物移，散而不收，迷而弗返，天真盡耗，流浪死生，逐境隨緣，萬劫不復，可爲長太息也！重陽憫化……誘人還醇返樸，靜息虛凝，養瓦

① 《甘水仙源錄》卷一《終南山重陽祖師仙跡記》。

② 《甘水仙源錄》卷一《終南山神仙重陽真人全真教祖碑》。

③ 《重陽全真集》卷十《贈道衆》。

④ 《重陽立教十五論》，《道藏》本。